

考古質疑

考

攷古質疑卷四

宋葉大慶撰

說苑曰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惟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原註見第六復恩篇

按晉陽罷圍乃貞定王十六

年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四十一年也後

一年而元王立九年而貞定王立至十六年時孔子卒已二十六年此謂趙襄子善賞士為仲尼之言攷其年歲先後則知其誤也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諸御已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于王其耦曰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爾諸御已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于說人主則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王曰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

并之萊不用子孟而齊并之

案子孟說苑作子猛或葉氏所見本異今仍之吳

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而國危桀殺關龍逢

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

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士故身死國亡遂

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日遂解

層臺而罷民

原註見第九正諫篇

大慶按左傳楚莊王立于魯文

公十四年卒于宣公十八年越并吳事乃哀公二十二

年相去凡一百十八年安得諸御已預以子胥事諫楚

莊王也況齊之滅萊據左傳在襄公六年亦是楚莊既

卒之後其誤亦與上子胥事一同覽者不可不知

范蔚宗贊耿恭曰追誦龍虵之章以爲歎息大慶觀龍虵之章載于說苑者有二其一則介子推事其一則舟之僑事聯載之曰晉文公卽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虵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虵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虵入穴皆有處所一虵

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曰嗟乎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懸上山中于是表而封之號曰介山又云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可祿而祿之僑獨不預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虵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虵耆乾獨不得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命廩人舟之僑

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能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原註以上並見第六復思篇

所謂龍虵之章

二事如此大慶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及振旅入晉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夫僑既犯師律文公戮之以徇民乃大服安有所謂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乎以此而觀龍虵之章乃介子推事劉向惑于多聞而不知筆削遂聯載之以為舟之僑事非也

說苑奉使篇

原註第十二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

嬰北方之辯于辭而習于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憮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大慶按左傳吳王夫差立于定之十四年按史記齊世家晏子卒于定之十年二書皆出于劉向之前合是而觀晏子卒而夫差未為吳王夫差立而晏子已卒四年矣然則此事為誤明矣

說苑權謀篇

原註第十三

晉太史屠餘見平公之驕而無德

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知所以存所以亡故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大慶按晉平公以魯昭十年卒自是年以至春秋之終又歷七十四年晉雖衰而未亡也今舉晉平公之事而曰居三年晉果亡晉何嘗亡耶又周威公乃當考王威烈王之世恐所謂晉平公者誤矣又云晉人已

勝智伯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伯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曰不害患其在吳乎吳君卹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輕其死勿已乎其備之明年闔廬襲郢大慶按杜氏注左傳晉人勝智氏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所謂春秋後者自哀十七年始而闔廬入郢乃定公四年相去五十四年況智伯亡而吳滅已久此事誤矣又云越破吳請師于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

之遂取東國

原註以上並見權謀篇

大慶按楚莊王至越破吳時

相去凡一百八十年莊王字必誤

雜言篇

原註第十七

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

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贈人以財不若

贈以言君子居必擇處遊必就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

也遊必就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不可

不慎也大慶按孔子家語及史記皆言曾子少孔子四

十六歲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則是曾子生于定

公四年觀齊世家晏子死齊魯會于夾谷之歲乃定十

年也時曾子方七歲安得晏子送行之辭家語亦載齊
欲聘曾子為卿事恐是後來如晏子送行之言彼此必
有誤也

尊賢篇

原註第八

晉荆戰于邲晉師敗績荀林父歸請死昭

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林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公曰善乃使復將

大慶按邲之戰在宣十二年年左傳亦傳此事時當晉景

公之世昭字誤無疑矣

善說篇

原註第十一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

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莛豈能發其聲乎君問先生無乃猶以莛撞鐘乎大慶按孔子欲適趙聞其殺大夫鳴犢而還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是孔子未嘗適趙也安得與襄子問答事況襄子非與孔子並世此事亦誤

大慶觀孔叢子詰墨篇曰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

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聖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一年然後作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原註以上乃孔叢子所載孔鮒子魚詰墨之詞大慶謂戰

國之世諸子橫議如墨子假託晏子之言以毀聖人子

魚以年世辨之則墨子之妄固可見矣大慶又攷之魯定公十年孔子相夾谷之會史記于齊世家載夾谷之會云是歲晏嬰卒然則白公之亂嬰死已二十二年矣左傳齊景公薨于魯哀公之五年是時景公亦死十年矣是知孔子非特無是事而景公晏子亦無是問答皆墨子鑿空造謗宜乎孟軻闢之以禽獸

馬侍讀大年云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蓮池上苦蛙聲坐中有州官乃長安人以微言相戲妄謂僕南人食此也僕答曰此是長安故事客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

示之客始服武帝爲上林苑朔諫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多蠹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師古注蠹卽蛙字人亦取而食之馬氏舉是以爲言蓋謂長安人食蛙也大慶攷周禮秋官蠹氏注云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猶以蛙爲御膳也又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蠹可以此罪也注云羔菟蠹所以供祭然則漢猶以蛙爲宗廟之薦也馬氏乃不及此何耶大慶因引二事以廣馬氏之不及不必以食蛙爲媿而且謂客言爲妄也

前輩稱李絢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
滿人間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事見淮南子至
若種成桃李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爾按仁傑家傳仁
傑薦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門
下皆州縣官拔置顯位以爲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
談藪王洽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
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大慶觀通鑑載仁傑事或曰天
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又唐
人詩譏李德裕曰閒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

楊汝士詩曰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本事
詩載賈島下第怨憤題詩曰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
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知用桃李
事者多矣大概指薦賢種德而言大慶竊謂事之所本
其來自古非起于唐按韓詩外傳云子質事魏文侯獲
罪而北遊謂簡主曰原註趙簡子也從今已後不復樹德于人
矣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
蒺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
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擇而後種原註見第七卷又說苑

云陽貨得罪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矣簡子曰何哉曰堂上之人吾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邊境之士吾所樹者亦過半今堂上之人親刳臣于君朝廷之吏親危臣于法邊境之士親刳臣于外簡子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今子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無已樹而擇之

原註見復恩篇

二書所載皆以爲趙簡子之言雖或大同小異要之桃李事當本于此後人皆用此事爾

李事當本于此後人皆用此事爾

抱朴子云班輸不能削瓦石爲芒鍼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嘗觀傳燈錄嵩岳元圭禪師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師觀其形貌奇偉非常曰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岳神也能生死于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云云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

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

五不能原註詳見傳燈錄四卷蓋至是然後知抱朴子所謂不可

為者雖鬼神不能為信哉斯言雖然東天行而西七曜

融五岳而結四海特四事爾何以謂之五不能始嘗求

其說而不得及觀歐陽東坡之言方觸類而通之東坡

云余家有歛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

銘之曰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頌

者三物而謂之五絕者豈硯與少微為五耶歐陽公自

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

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然則神
固有四不能矣加以不能生死元圭是為五也願與識
者共參之

事物紀原論先農之祭曰漢文制書始耕于藉田官祠

先農以一太牢則其祀由漢興也大慶按禮記郊特牲

論八蜡首之以先嗇鄭注以為神農周禮籥章氏祈年

于田祖鄭注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大司徒樹之田主賈

公彥疏田主當在藉田中依樹木為之即詩人所謂田

祖郊特牲所謂先嗇皆謂始耕田者神農是也至于甫

田詩以御田祖孔穎達疏云始造田者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然則先嗇也田主也田祖也皆謂神農也先農之祭豈非神農歟是祭也攷之詩禮固已有祭而曰由漢興之非也

王歸叟詩話山谷書會稽公徐浩寶林寺詩云茲山昔飛來遠自琅邪臺孤岫龜形在深泉鰻井開按爾雅山有穴為岫今季海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玄暉云窓中列遠岫已誤用字季海又承誤爾大慶嘗因

是而觀諸古如淵明雲無心而出岫嵇中散幽憤詩采薇山阿散髮岳岫亦謂散髮于岳穴之間爾晉張協詩荒林寂以閒山岫峭且深魏徐幹七喻云栖遲乎穹谷之岫陸士衡詩王鮪懷河岫抱朴子藏夜光于嵩岫又云攻美玉不于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既曰山又曰岫是其意皆如爾雅之言所謂山之穴也歸叟之言當矣然梁朱超詩高岫鬱相連杜詩晨光映遠岫

甘林又遠岫爭輔佐原註木又巫岫鬱嵯峨案此句江梅詩原本

脫韓詩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歐陽詩依依帶幽澗

隱隱見孤岫直以岫爲山其相承誤用之歟玄暉詩又云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及觀漢張平子南都賦岫繞繚而滿庭是亦以岫爲山又在玄暉之先矣歸叟豈不見此耶不然何以謂季海承玄暉之誤也

對牀聽雨二蘇兄弟酬答多用之坡有東府雨中別子由詩曰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初秋寄子由云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在鄭別子由云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在御史獄云他年夜雨獨傷神李公擇故居詩對牀老兄弟夜雨聽竹屋又初秋子由與坡

相從彭城賦詩云逍遙堂後千章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又子由使遼在神水館云夜雨從來對榻眠茲行萬里隔冰天子由舟次磁湖云夜深魂夢先飛去風雨對牀聞曉鐘此其兄弟所賦也故後人多以爲兄弟事坡詩注子由與坡在懷遠驛讀韋蘇州詩至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閒居之樂大慶觀蘇州此詩乃贈元常全真二甥又贈令狐士曹云秋霖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至白樂天亦有招張司業詩能來同宿否

聽雨對牀眠故坡送劉寺丞云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對牀聽夜雨以是觀之非獨兄弟可用也

東臯雜錄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又作詩每用之如谷幽鶯暫遷不失遷鶯侶鶯遷各異年樹集鶯朋友之類後人多祖述用之緙素雜記載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皆循襲唐人之誤故宋景文云曉報谷鶯朋友動又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惟漢梁鴻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真得詩意若溪漁隱曰涪翁詩千林風月鶯求友亦承唐人之誤然自唐至今誤用者衆爲時碩儒尙猶如此餘何足怪洪駒父云古今詩人誤用出谷遷喬爲黃鶯

按詩注嚶嚶兩鳥聲非鶯也禽經稱鶯嚶嚶然要是後人傳會非詩本意已上諸公議論如此大慶按詩嚶嚶雖非指鶯然漢張衡歸田賦王雒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又東都賦雉鳩鷓鴣黃關關嚶嚶蓋倉庚鷓鴣黃卽所謂鶯也張衡皆以嚶嚶言之則唐人以嚶嚶爲鶯又未必不本于此若以爲樂天始誤竊謂不然蓋李嶠鶯詩乍離幽谷日先轉上林風李白荆門望蜀江詩花飛出谷鶯二李蓋先于樂天矣況梁元帝言志賦聞鶯鳴而懷友陳楊謹從駕祀麓山廟詩牕幽細網合

階靜落花明簷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自梁陳已用遷鶯事而曰承襲唐人之誤非也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大慶嘗觀莊子顏回之事方悟老子之意莊子大宗師篇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曰何謂坐忘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觀此一章老氏之言思過半矣蓋老氏之言二句當

作一意且為學日益于何處見之以其為道日損也學而至于為道日損之地如顏子之忘仁義忘禮樂以至于坐忘方可謂之日益揚子曰顏子以退為進其有知于此乎

皇甫謐云計君又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之有天子也予于是曠然發悟以上皆元晏春秋說余觀歐陽文忠公少時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尙靡識于撐犁枚臯

屬文徒率成于骫骳文忠公以為陸機蓋誤也黃朝英緗素雜記以不知文忠用撐犁事為恨蓋渠未讀元晏

春秋爾原註以上見能改齋漫錄大慶謂漫錄之言如此然嘗觀匈

奴傳單于姓孛鞞氏原註上力全切下力兮切其國稱之曰撐犁孤

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廣大之貌

班固釋其義非不詳明使皇甫謐讀匈奴傳果何待胡

奴之說而後悟元晏春秋乃為是言何耶大慶謂朝英

不識歐公所使之事固已不見元晏春秋而吳氏漫錄

舉元晏春秋之說亦未必見漢匈奴傳也

程氏攷古編云李濟翁資暇集曰今人符咒後言急急如律令者令音零律令雷鬼之最捷者謂當如律令鬼之捷也按風俗通論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咒凡行移悉倣官府制度則其符咒之後云如律令者正是效官府文書爲之不必鑿以爲雷鬼也大慶按文選袁紹檄豫州終曰如律令曹公檄吳部曲終亦曰如律令是知李說之謬蓋律者所以禁其所不得爲令者所以令其所當爲如律令者謂

如律令不得違也道家符咒正是效官府文書爲之誠如程氏說故大慶復以袁紹曹公之事而實之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此臯陶戒舜之言也注云幾微也言萬事之微自漢王嘉上封事曰一日二日

萬機旁加木故後人多作萬機嘗觀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循吏傳帝始躬萬機厲精爲治後漢肅宗紀朕統理萬機懼失厥中牟融傳顯宗方勤萬機鍾離意疏願

陛下垂聖德揆萬機原註本傳蔡邕曰陛下思惟萬機以答

天望原註本傳魏明帝詔華歆曰朕新蒞萬事一日萬機及

觀孫綽為丞相王導碑云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

以延白屋之士屈己以招巖穴之俊

原註見藝文類聚

又世說

簡文為相桓溫甚患其遲常加勸勉簡文曰一日萬機

那得速時簡文方為相是宰相稱萬機也雖然嘗求其

所自始舜典曰納于大麓注謂大錄萬機之政公羊僖

九年傳曰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注當與天子

參聽萬機漢百官志相國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至

于晉書顧榮賤曰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

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由是觀之宰相之稱萬

機豈不可哉

攷古質疑卷四

攷古質疑卷五

宋

葉

大

慶

撰

容齋隨筆云

原註洪邁所作

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

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唐史有列傳蹤迹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及唐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

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杜淹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可疑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中說後載文中子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疑為阮逸所作也

原註以上並隨筆

大慶謂容齋之所

辯證是矣嘗觀杜淹所撰世家年世既已牴牾且或疎畧自戾豈止如容齋所疑乎蓋容齋所疑尚猶有可諉者大慶之所疑因得以附見焉世家云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又曰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嘆曰

原註文中子之父

王道無敘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云

云大慶按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至九年方六歲何為而言十歲乎此其疎畧自戾不待他人攻其失也又云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于東海李育問禮于河東關子明

原註時文中子二十五歲

大慶按子明乃北魏孝文太

和末年為晉陽穆公公府記室

原註穆公文
中子高祖

穆公薦于

孝文孝文曰嘉謀良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

道以究治本

原註以上見中說
後錄關子明事

計其年代當齊明帝永

泰元年戊寅歲也

原註時魏文南
伐齊見通鑑

自是以至開皇十八

年戊午蓋一百一歲矣使子明為記室時方弱冠至是

亦百二十餘歲矣安得有文中子問禮于子明之事非

年歲之牴牾乎容齋所疑反不及此何也雖然杜淹所

撰豈其欲大吾師之道而彰其名故不暇詳究其年月

而起後人之詆訾乎容齋遂併疑中說為阮逸所作大

慶則未敢以為然也何者逸乃我宋仁宗朝人唐書藝

文志已有王通中說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亦言序述六

經數為中說李薛房杜皆其門人而劉禹錫作王華卿

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其書所

言合矣司空圖又謂文中子致聖人之用房衛數公皆

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至于李翱讀

文中子且以其書並之太公家教劉蕡讀文中子又以

六籍奴婢譏之是雖當世儒者好惡不同推尊之或過

毀損之失真要知自唐已有此書決非阮逸所作明矣

豈容齋偶忘之乎蓋容齋所疑不過因薛收李靖之事

安知薛收不于文中子既死而方應義舉李靖初年從

學而後乃投筆乎十三年之難若以史所載田蚡之死

都護之置例之則亦杜淹敘述之誤耳原註田蚡之死漢紀以為四年

傳以為五年必有一誤西域都護之置神爵二年也百官表誤為地節二年西域傳誤為神爵三年見通鑑攷

異長孫太尉之隙若以左傳所稱陳桓公田成子漢史

張良稱漢王之等例之則亦王績追書之誤爾原註左傳隱公

四年衛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又齊人歌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人既物故然後有謚今陳侯尚存而曰桓公田常

無恙而稱成子皆後來追書之誤爾漢書張良為漢王借箸籌之乃稱陛下時漢王未即位亦後人追書之誤方杜淹與長孫有隙時雖長孫未為太尉而王績所書乃長孫為太尉之後故追書太尉爾然則大

慶所謂容齋所疑尚有可諉者以是特杜淹王績之徒

有所謬誤亦何足以疑中說哉

大慶前謂中說非阮逸所作甚明續攷中說亦有可疑

處往往王氏子弟如王凝福時不無附會于其間何以

言之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之與之言歸有憂色門人

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退子

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

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

政卽德林也大慶按通鑑德林死于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方七歲固未有門人德林何爲請見而問政門人何爲聞琴而霑襟哉此其謬誤斷無可疑故謂王凝福時不無附會于其間者此也

容齋隨筆云作議論文須攷引事實無差乃可傳信後世東坡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楊韓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攷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寬饒誅原註神又三年延壽誅原註五又一年

楊惲誅方二人去時三人皆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大慶因而觀坡詩錯誤尤多前輩嘗論之矣今總序于此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裏飯須知問子來按莊子云子祀子輿子來子黎四人相與友無裏飯事又子輿子曰子桑殆病矣裏飯而往則裏飯非子來事也次韻景文聽琵琶詩尤勝江左狂靈運共鬪東昏百草鬚按劉公嘉話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維摩詰象鬚唐安樂公主鬪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翦棄其餘坡以爲東

昏誤矣和子由使契丹至涿見寄詩始憶庚寅降屈原

旋看蠟鳳戲僧虔按齊書王弘與兄弟會集任子孫戲

僧綽獨正坐採蠟燭珠為鳳凰坡誤以為僧虔歟

案採蠟燭

珠為鳳凰齊書屬僧虔南史屬僧綽又曰又遊聖女山

詩縱令司馬能鑿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為袁紹

檄曹公之罪云特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

骸不露則又誤以校尉為中郎矣立春日與李端叔詩

丞掾頗哀亮按馬援為隴西太守但總大體諸曹時白

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遊

遊是亮字當作援今有碑本坡自大字書作亮真誤也

又贈陳季常詩不見盧懷慎蒸瓠似蒸鴨按盧氏雜說

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

諸人以為蒸鴨良久每人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枚

坡其誤以餘慶為懷慎耶和人會獵詩不向如臯閑射

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以如臯為地名也按昭公二十

八年賈大夫娶妻御以如臯射雉獲之杜氏注為妻御

之臯澤如訓之謂往也則如臯非地名審矣又次韻滕

元發等詩坐看清丘吞澤芥自慚黃潦薦溪蘋又西湖

詩青丘已吞雲夢芥按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丘徬徨
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芥蒂芥蒂刺鯁
也非草木之芥坡詩云爾豈非誤歟又云市區收罷魚
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按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
龕非彌陀也又次韻錢舍人病起詩曰何妨一笑千痾
散全勝倉公飲上池按史記飲上池之水乃扁鵲非倉
公也又谷庵銘云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員屋
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按老子知其白守
其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今日知白守

黑名曰谷亦誤也又戲作賈梁道詩并引云王凌謂賈
充曰汝非賈梁道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是觀之梁道之
忠于魏久矣司馬景王既執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
我大魏之忠臣司馬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然梁道
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惡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
理之不可曉者故戲作小詩云稽紹似康爲有子邳超
叛鑿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間殺子元原註公間
也乃充大慶按晉紀執王凌及夢爲崇乃宣帝名懿字仲
達非景帝子元也然則序所謂景王詩所謂子元皆誤

也又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
清按桂府叢談李蔚咸通中移鎮淮海見郡寡勝遊之
地命于戲馬臺西連玉鉤斜道葺亭名之曰賞心今此
乃誤用廣陵戲馬臺事至于下句亦誤后山詩話云廣
陵亦有戲馬臺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
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二句皆誤矣又按龔遂傳令民
種一百本薤五十本葱坡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
取禾三百廩則誤以葱爲薤矣又云他年一舸鴟夷去
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寰宇記越州諸暨縣有西施家東

施家謂施氏所居分爲東西今謂舊姓西則誤矣坡之
誤此類甚多又云憶昔舜耕歷山鳥耘田趙次公註云
史記舜紀註引傳以爲下有羣鳥耘田故文選註左思
賦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耕會稽鳥爲之耘如此則
鳥耘非舜事象耕亦非歷山時而先生云爾撼樹之徒
遂輕議先生爲錯殊不知先生胷次多書下筆痛快不
復檢本訂之豈比世間切切若獺祭魚者哉大慶謂杜
征南顏秘書爲丘明孟堅忠臣次公之言正此類爾後
生晚學影響見聞乃欲以是藉口豈知以東坡則可他

人則不可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可也

近世有螢雪叢說俞成元德所作也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世率以爲警聯然落霞者飛蛾也卽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蓋勃之言所以摹寫遠景以言遠天之低故鶩之飛幾若與落霞齊爾如詩人所謂新月已生飛鳥外鳥飛不盡暮天碧曰乾坤萬里根曰一目略千里之類以見興致高遠如此大率如詩如畫皆以形容

遠景爲工故杜老題山水圖詩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皆以是也勃下句云秋水共長天一色亦以遠水連天上下一色皆言滕王閣眺望遠景在縹渺中如此奇也故當時以其形容之妙歎服二句以爲天才縱使方言以蛾爲霞而野鴨逐飛蛾食之形于賦詠何足爲奇俞氏又謂若雲霞則不能飛殊不知前輩以飛霞入詠者甚多宋謝瞻詩高臺眺飛霞鮑照云繡薨結飛霞梁江淹赤虹賦霞晃朗而下飛

嘗觀孔子家語乃王肅爲之注解肅之序曰語云牢曰

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琴張一名牢字子開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按肅所以引此者欲因家語弟子傳以正說者之妄也肅又云春秋外傳曰堯臨民以五說者堯五載一巡狩然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論五帝各道其異事于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云堯以土德王天下色尚黃黃土之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已上肅之序家語云

爾夫肅所以言及此者亦如上文欲引家語之言以正堯臨民以五之義也然琴牢名字固見于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至于舜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亦出家語五帝之篇乃若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初不出于家語而肅乃引之何也大慶按家語五帝篇乃云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旣無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之說肅之言果何所本乎意者影響乎色尚黃之說遂以堯爲土德而不復檢正歟況家語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

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由是推之帝嚳以木王堯以火王舜以土王夏以金殷以水周以木終始相生可以理推也肅何爲而有堯以土德王天下之言乎班固律歷志所論五德自太昊炎黃少昊顓嚳以至虞夏商周皆本于孔子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之言乃以堯爲火德至高帝之贊亦以協于火德爲承堯運然則堯固不可謂之土德而春秋外傳所謂堯臨民以五者亦難援是以爲言矣夫家語肅

所注也肅方以是語而證堯臨民以五之義而不知家語之言正與此異何其鹵莽如是乎

王右軍蘭亭敘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記不入文粹世多疑之遯齋閒覽

原註陳正敏

謂天朗氣清乃是秋景絲竹

管弦語爲重複大慶竊謂自古以清明爲三月節則是時天氣固清明矣而宣紀神爵元年三月詔曰天氣清靜神魚舞河然則所謂天朗氣清何足爲病前漢張禹傳曰後堂理絲竹管弦而班固東都賦亦曰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錡管弦擘煜旣曰絲竹又曰管弦此蓋右

軍承前人之誤要未可以分寸之瑕而棄盈尺之夜光也乃若王勃之文或者謂時當九月序屬三秋言九月則三秋可知此與絲竹管弦同一病也況豐城劍氣上衝牛斗而星分翼軫分野尤差然大慶攷之唐書勃傳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時勃乃作序夫唐人以上巳與重陽爲令節都督旣于是日啓宴勃不應止泛舉九月蓋月字乃日字之誤也且旣言九月又言三秋是誠贅矣如云九日則不可無三秋字今之碑本乃郡守張公澄所書亦誤以九日爲九月訛謬相承遂致勃有

重複之病至于豫章之地昔人所謂吳頭楚尾按漢地理志楚地翼軫分野旣曰楚尾則星分翼軫豈爲深失要之勃所作序實近乎俳然唐初之文大抵如此至韓昌黎始變而爲古文爾又豈容遽以是黜之然則二文之不入選粹毋亦蕭統姚鈔偶意見之不合故去取之過苛歟雖然二子之文不入選粹而傳至于今膾炙人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所謂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嘗怪班書李陵傳且言陵之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命中又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則陵之士

卒固皆善射者矣又曰一日五十萬矢皆盡然是時匈奴不過十餘萬爾陵之戰也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而不能殺敵遂至于張空券以冒白刃其得謂之射命中應弦而倒乎況陵敗且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吁一日五十萬矢既不能以成事而數十矢復何爲哉是其紀事前後蓋有不相應者恐一日五十萬字必有誤也大慶按禮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鄭注云四物于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于外或和澤于內用此不變傷也然則謂柔刃于外亦以筠爲竹皮歟後世例以筠配松直以筠爲竹自齊梁以來皆然齊王融風賦靡輕筠之碧葉泛曾松之翠枝梁吳均吳城賦亭梧百尺堦筠萬丈杜詩回首望松筠時過憶松筠唐書忠義傳厲松筠之雅操皆直以筠爲竹惟柳子厚苦竹橋詩迸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以筠對籜蓋知此矣然又云泉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間綠筠又與上不同何耶

吳虎臣漫錄宋景文謂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

作去遇不作本音何耶余按孔經父云漢書元無音文
 選載陸士衡功臣頌曰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云曲區
 句切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選注耶此吳氏引孔經父
 之言爾大慶按陳平傳高帝出平城之圍南過曲逆孟
 康注曰中山之蒲陰縣因攷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張
 晏注云濡原註乃水至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
官切醜其名而改曰蒲陰在蒲水之陰王莽時改曰順平就
 是而觀以其水至城北曲而西流則曲逆二字當如本
 字不當借音不然章帝何以醜其名而改曰蒲陰哉觀

王莽之更諸縣名曰陽曲而改以陽直

案漢志顏師古注隋文帝自以

姓楊惡陽曲之號改爲陽直此云王莽所更實誤

曰園陰而改以方陰然則以

曲逆而改曰順平亦槩可見顏師古于本傳及地理志
 皆無音不知文選注去遇爲音又果何所見耶

呂居仁詩指蹤元自漢公卿說者謂指蹤字爲誤事見

漢書蕭何傳大慶攷之何傳上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

殺禽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顏師古注云發

縱謂解繼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

縱原註音

讀者乃爲蹤跡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爲蹤字

自有跡蹤之狗不待人發也據師古之說則用蹤字誠誤矣司馬公通鑑亦作縱字後漢荀彧傳貴指縱之功薄捕獲之賞皆作縱字而李賢注云縱或作蹤兩通大慶又觀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曰指蹤非擬獲獸何功既作指蹤字矣唐李德裕讓官表乃云臣竟微獲獸之效內展指蹤又無汗馬之勞外施武力又皆作蹤字近觀孔氏雜說指蹤音作縱非也周禮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跡知禽獸是亦蹤跡之義爾據李賢之注任昉德裕之文與夫孔氏之說則居仁之詩似可如是用更俟知

者質之

攷古質疑卷五

攷古質疑卷六

宋葉大慶撰

立言著論以辨白是非必須反覆抑揚庶得著明嘗觀
 孟子辨百里奚自鬻之事何其切至也至韓文公勸李
 賀舉進士而時以為非故作諱辯觀其反覆抑揚論辯
 甚力其布置機軸蓋出孟子試併錄于此萬章問曰或
 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
 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此一段反覆著明如是韓辯亦畧舉于此律曰二名不偏諱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也律曰不諱嫌名釋者曰謂若禹與雨之類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

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原註若克昌孔原註如宋不足徵某在斯曾子父名皙不諱昔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原註虎世丙原註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原註代宗名基原註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攷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孔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

不務行曾參周孔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曾參周孔亦見其惑也夫周孔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孔曾參乃比于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于其親賢于周孔曾參者耶其反覆抑揚與孟子辨百里奚事比而觀之雖詳畧不同而深切著明蓋亦一揆也

墨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值其正談孟子殊不相顧忽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平生愛之都不曉其義主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主人曰試言之曰旣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大慶觀此雖若

戲笑之談忽遽中亦自難對近見陳氏新話云孟子之書有一言可萬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然孟子豈無特操者此固孟子開卷第一義也陳氏之言如此不知竟作何說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去就之義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按史記魏世家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然則孟子之見惠王非

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

馬侍讀大年云高郵老儒黃彥和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後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之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大慶謂彥和見晝邑人王蠋賢遂以此出晝字爲晝然觀之說苑以爲蓋邑人王蠋且齊有蓋大夫王驩而陳仲子食采于蓋其入萬鍾則齊亦自有蓋邑也然則說苑以爲蓋邑人王蠋又與晝不同恐改晝字而爲晝亦所未安今通鑑晝音

注司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又不音晝何耶自昔歌詞或謂之曲未見其始琴書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遊故作遊仙南曲有澗冬夏常綠故作淶水中曲卽先生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感物愁生故作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曲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然蘇武詩云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則音韻稱曲其來久矣又按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原註以上見能改齋漫錄愚觀淮南子云樂

作而喜曲終而悲則在前漢時已有曲矣又詩之園有
桃曰我歌且謠毛詩注亦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然
則歌既自古有之則所謂曲者其來也遠按文選宋玉
對問有云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是戰國時已有曲矣又
觀諸列子湯問篇云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志在
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曲奏子期輒窮其趣按列子在莊子
之前乃春秋末人也又宋玉笛賦師曠將爲陽春白雪
之曲又莊子漁父篇孔子坐乎杏壇弦歌鼓琴奏曲未

半有漁父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家
語困誓孔子厄于陳蔡絕糧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
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曰由來吾語汝又云子圍
于匡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又史記孔子學琴于師襄子曰丘已習其曲矣由是觀
之師曠與孔子同在春秋時亦已謂之曲矣樂府解題
云武王伐紂作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
巴渝取名據此則曲之名又先見于武王之時未知解
題何據而云爾要之吳氏謂歌詞未見其始而謂起于

蔡邕蘇武殆不然也

大慶按列子第三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推路寢而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臊而不可饗原註膜力侯切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居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居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

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也觀此所謂西極之化人者其佛歟蓋佛家有藥宮金地之說真珠瓔珞之象不茹羶葷不育妻子是所謂以王之宮室為卑陋以王廚饌嬪御為腥惡而又與宣律師傳所謂周穆王時佛法至中國之說昭合山谷嘗讀列子便謂普通年中事不從葱嶺傳來其亦有見于此歟吳氏漫錄既引列子而反不及此故大慶以是增廣之吳氏漫錄云離騷曰盭颺風兮上征吳都賦曰翼颺風之颺颺班固曰颺疾也然則颺風者疾風也謝玄暉詩

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颺謝靈運詩幽宿薄京畿晨裝
 搏曾颺注曾颺高風也二謝以颺為風何耶大慶觀馬
 融廣成頌靡颺風陵迅流注颺疾風也張協詩變變涼
 葉奪戾戾颺風舉注戾急也江道風賦若颺厲狂震觸
 物怒號皆以為風之急疾者至陶淵明詩蕤賓五月中
 清朝起南颺又柳詩樹竹邀涼颺原註萌簷下栽竹詩孤旄凝寒
 颺原註哭羅隱賦蟋蟀云頑颺斃芳及篇韻注皆直以
 為風爾豈特二謝為然哉東坡詩沙泉半湧草堂在破
 牕無紙風颺颺是與離騷吳賦同矣又云長春如稚女

飄搖倚輕颺是又以颺為風不知何為自異耶蓋嘗思
 之家語曰舜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故後人遂以
 薰風為夏風如曰薰風自南來又曰薰風行應律皆謂
 之薰風者言其風之薰然也至權德輿感寓詩云朱弦
 祕南薰是直以薰為風也然則颺風猶所謂薰風涼颺
 猶言南薰也詩人欲其語新故更易用之爾深于詩必
 能辨之原註張說扈從溫泉宮詩騎仗
 聯聯環北極鳴笳步步引南薰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為去聲劉夢
 得贈日本僧知藏詩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

寧馨以寧為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
 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
 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割我腹那
 得生寧馨兒按二說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為不佳也故
 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為詆叱豈非以兒為非馨香者耶
 雖平去二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
 作仄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隴空使姦雄笑寧
 馨已上皆吳虎臣漫錄所載也大慶按通鑑注云寧字
 晉書無音世以甯音之寧馨猶言阿堵指物之稱意謂

斯言是也阿堵物猶言這箇物也寧馨兒猶言如此兒
 也平聲去聲皆通而美惡亦皆可用

原註蓋寧字平聲去聲占多通用如

左傳僖七年盟于甯母公羊則以為寧母宣十一年楚納公孫寧公羊則以為公孫甯甯史記酷吏傳寧成前漢書作甯成王莽傳羣下勸職承以康甯康甯即康寧也蓋通用爾 晉書云王衍神情明

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
 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非此人
 也此乃先褒後貶之辭先褒之謂何人生得如此兒後
 貶之故以然字為間隔論語子游曰堂堂乎張也為難
 能也然而未仁與此文理一同漫錄乃謂山濤詆叱王

衍之語非也至王太后怒廢帝之不來我何為生得如此見此乃怒罵之辭爾然則張劉詩自可如是用若專謂為詆叱以見為非馨香者恐未然也大慶近見馬侍讀大年懶真子錄云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爾古所謂阿堵者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遠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卻錢但云去卻兀底爾如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曰四體妍媸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為

阿堵物眼為阿堵中皆非是蓋此兩阿堵同一意也又

云寧馨兒寧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猶言恁地也

竊謂馬侍讀之說在大慶則為暗合但其字別耳因具

錄之以見漫錄之言為未盡大慶又按世說殷浩見佛

經云理亦應阿堵上原註文 學第四又劉孝標引宋明帝文章

志桓温大陳兵衛謝安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

須壁間著阿堵輩原註雅量 第六注此所謂阿堵與上意義一

同也又殷浩嘗至劉惔所清言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

學人作爾馨語原註文 學第四王丞相云見謝仁祖常令人得

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桓温詣劉真
長臥不起桓鸞彈彈劉枕劉作色曰使君如馨地寧可

鬪戰求勝

原註方
正第五

劉孝標注世說引書林曰王仲祖好

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

原註容止
第十四此

所謂如馨爾馨亦與上寧馨義一同也江西詩派李商

老詩短李門前無寧馨書淫詩癖類天成詩意蓋本于

張謂如山谷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陳

簡齋目疾詩天公嗔我眼常白故著雲花阿堵中若如

此用事深于詩者必知之

原註近見梁元帝為湘東王
所纂金樓子亦舉宋王太后

事云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兒直收
作如此字則與大慶之說不約而同矣

舊見一相識云揚子言螟蛉之子殪而逢果羸祝之曰

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揚子之言未然也爾雅曰果羸

蒲蘆郭璞注曰即細腰蜂也俗呼蠓蠃今此蜂或取桑

蟲或取蜘蛛之子負而入房遺子其身數日子出因食

其蟲而漸長非是化他蟲為己子也愚方疑其說續見

人言多與此同乃知揚子之言未盡物理或曰詩不云

乎螟蛉有子果羸負之鄭箋云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

養之以成其子中庸蒲蘆注亦云取桑蟲之子化之以

成己子釋爾雅者亦云取桑蟲負之于木空原註音孔中七日而化為子搜神記曰土蜂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之子育之以成己子今謂揚子之言未盡然則彼皆非歟蓋類我之祝始見于法言釋爾雅者既援法言而為說而鄭氏注詩禮亦本于子雲者也雖然大慶亦未能輕信人言妄疑前哲續見本草蠨螋一名土蜂陶隱居士注雖名土蜂不就土中作窠謂捷原註力土展切作房爾今一種黑色細腰銜泥于壁及器物邊作房生子如粟置其中乃捕草上青蜘蛛十餘置其中仍塞口

以俟其子大而為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亦取草上青蟲一名果羸詩云螟蛉有子果羸負之或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斯為謬矣我朝嘉祐中掌禹錫等按蜀本注云蠨螋即蒲蘆蒲蘆即細腰蜂不特負持桑蟲亦以他蟲入穴用泥封之數日成蜂飛去陶云生子如粟在穴乃捕他蟲為之食今人有候其封穴壞而看之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則如陶說矣而詩人以為喻蓋知其大不知其細也大慶見此益知揚子于物理為未盡昔人固已察之而指蟹為六跪二螯

不獨荀子之誤也今本草圖經既舉段成式祝聲可聽之言復援宋齊丘曰蠨螋孕螟蛉之子遂謂如隱居之說有子如粟未必非祝蟲而成之大慶謂段宋之說要皆本于法言而圖經又欲合陶說以附會子雲非的論也大慶嘗見養桑蠶者有一種班蠅每入蠶室必遺子于蠶身故其身遂成黑點他日作繭則蟲先穴繭而出其後復生翅爲蠅益知果羸遺子蟲身之說爲可信而掌禹錫按蜀本注以信陶說必不誣矣近見藝苑雌黃亦論及此且謂比觀董彥辰聞辯新錄云土蜂取桑蟲

乃產子蟲背以泥封之子生食蟲因而成蜂此說亦與陶合益知前人議論蓋有所覩不徒影響于見聞也因觀文昌漁隱螿燕之說聊附于此

吳氏漫錄曰晉王導傳蔡謨曰但見短轅犢車長柄麈尾按後漢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短轂者短轅也蓋本于周禮冬官車人爲車云云大慶竊謂此言非也愚嘗學禮而知車之制轂與轅正自不同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則轂居輪之中所以爲利轉者也孔叢子廣器轅謂

之輶則輶居車之前所以駕牛馬者也

原註周禮輶人注輶車輶也

但輶與輶一物而異名據周禮輶人之職而言之駕馬

之車謂之輶駕牛之車謂之輶故國馬田馬駑馬皆言

輶而于大車則言輶大車牛車也所謂輶下駒則馬車

亦通謂之輶是則輶與輶同而輶與輶異以其犢車故

短輶爾今乃以行澤者欲短輶為言是混輶輶為一物

恐誤後學故特辨之

唐徐堅初學記引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

不載史記始皇紀始曰作前殿石林燕語謂初未有稱

殿皆起于秦者其本于堅之所記而云乎大慶續見高

承事物紀原云禮記與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秦

始皇作朝宮渭南先作前殿阿房商君書有言天子之

殿則是秦自孝公已然矣蓋秦始曰殿也大慶亦嘗攷

之通鑑外紀晉平公布蒺藜于殿下師曠刺足曰五鼎

之具不當烹藜藿人主堂殿不當生蒺藜齊景公怒有

罪者縛至置殿下說苑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

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又云晉平公為馳逐

之車立之于殿下又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

戰國策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隼擊于殿下家語楚王將遊荆臺司馬期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又齊有一足鳥下止于殿前景公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又史記優孟傳楚莊王欲以棺槨葬馬優孟入殿門仰天大哭諸書殿之名已見于春秋戰國不始于秦也況六韜五將篇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命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此其來也遠矣然則徐堅石林燕語高承皆謂起于秦者其然豈其然乎嘗攷許慎說文殿堂之高大者也漢書黃霸傳張敞奏

霸集計吏能言孝弟風化者上殿是丞相府中有殿也顏師古註丞相所坐屋也又霍光傳鸚鵡數鳴殿前木上師古又註云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非止宮中及董賢傳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于此乃曰殿有前後僭天子制也不以殿爲高屋之通呼自爲同異何耶意者重殿乃爲天子制耶又梁王立謂傅相不以仁義輔翼天子臣皆尙苛刻宮殿之裏毫釐過失亡不暴陳而魯恭王靈光巋然議者不以爲僭制則人臣之堂亦謂之殿矣大慶嘗泛而觀之藝文類聚漢宮闕名曰長安有臨

華飛雲昭陽等殿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

原註初學太
記亦同

平寰宇記河南道鄆州須城縣有東平憲王蒼所起之殿又廣濟軍定陶縣有定陶恭王殿基是知兩漢時不以殿爲僭也至魏張遼傳文帝引遼親問破吳狀帝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殿舍又特爲遼母作殿齊高帝爲齊公以石頭城爲其世子宮王儉引靈光殿例以廳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卽是而觀唐以前上下猶稱爲殿也至唐則不然觀師古註漢書辭意可見矣事始云後漢鍾離意諫明帝起北宮疏云陛下躬自克

責降避正殿此避殿之始也紀原云史記吳王濞傳七國反景帝召將軍曰楚王邛等重逆無道朕素服避正殿則其事始自景帝也孝宣之世亦行其禮秦漢以上未聞而事始謂自明帝始非也大慶嘗攷之說苑魏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又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同憂其幸而雨乎又太公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然則景帝以七國反而避殿命將正用此故事也而謂始于景帝可乎事始以爲明帝紀原以爲景帝所謂楚則失而齊

亦未爲得也

嘗觀諸書見大舜之用法何其忠厚之至也書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說者曰人情莫不愛其子孫不欲者惟恐子孫之陷其中所欲者惟恐子孫之不獲與聖人之政本于人情故罰弗及嗣以父子之罪不相及也而賞則得以延其世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蓋聖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樂君子之有功而不忍小人之有罪故罪疑者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陷于法者乎功疑者與其名器不僭孰若使

得爲善之利而無缺望之意乎至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胥失也必不得已寧可妄免有罪不可枉殺無罪以存好生之心故也觀此則古人用法其忠厚惻怛之意爲何如後世興君誼辟之于法亦未嘗不體是意今所傳刑統一書歷代相承良法美意我朝建隆初又加修正嘗試觀其槩概其得帝舜遺意多矣或者皆謂法家者多失之刻大慶切以爲不然且以一二明之如斷罪之失于出入均之爲不可也然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焉非忠厚乎詳

見斷獄律赦前斷罪不當均之為不可也然處輕為重者宜

改從輕矣而處重為輕者盍亦改而從重今乃即依輕

焉非忠厚乎原註亦見斷獄律至若本應重而犯時不知者依

凡論本應輕而犯時不知者聽從本其原情定罪又豈

非忠厚乎原註名例律疏議曰假有叔姪別處生長素未相識姪打叔傷官司推問始知聽依凡人

鬪法又如別處行盜盜得大祀神御之物如此之類並

是犯時不知得依凡論悉同常盜斷其本應輕者或有

父不識子主不識奴毆打之後方始知悉須依打子及

打奴本法不可以凡鬪而論是名本應輕者聽從本其

原情定罪蓋至于犯罪時幼少事發時長大依幼少論此以

犯罪時定法者從輕之意也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

疾者依老疾論此以事後時定法者亦從輕之意也原

名例律第四以至有官廕犯罪無官廕事發則以犯時論無

官廕犯罪有官廕事發則以發時論無往而非從輕亦

無往而非忠厚也原註名例律第二況乎大功以上許相容隱

其或告言如自首法原註上名例四十六條下三十七條莫非忠厚惻怛

之意此類甚多未易枚舉孰謂法家之多刻彼其謂慘

刻而少恩者無亦用法者之過歟有能推刑統之意而

施于法理之間則有虞氏之忠厚不外是矣

考古質疑

卷六

茅元銘校

考古質疑卷六



